

药物审批改革最终是为了惠民

赵志疆

精神的体现,而且是针对医药审评中“老大难”问题开出的药方。

随着医疗产业快速发展,药品申报的数量逐年递增,与之相应,药品审评积压日趋严重。在8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药监总局透露,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正在进行审评的药品共21000件。虽然药品审评积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捉襟见肘的人员配置无疑是一项重要原因,对于正在组建的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上海分中心来说,广纳英才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在药品重复研发和申报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创新药物的研发申报知足珍贵。然而,新药物研发不仅周期长、耗资大,而且审批环节

也更加繁琐漫长,从递交临床申请到拿到上市批件,医药企业往往要等待数年之久,而新药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食药监总局统计数字显示,国内已有药品批准文号总数高达18.9万个,其中95%以上为仿制药。创新药遭受的审评困境,正是国内仿制药扎堆、创新药乏力的主要原因。要扭转这样的局面,自当优化新药审批流程,简化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

近年来,中小型药企生产同质化日益严重,一药多名、重复申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在原有药品监管模式中,批文号被医药企业视为一种“无形资产”,同样的药物往往有多家药企竞相申报,有些企业甚至将闲置的批文号作为“储备”,

导致审评积压与批文号闲置长期共存。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能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每种药物只有一个上市许可人,许可人不仅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生产,而且必须对药物的生产全权负责。实现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之后,无疑能从源头遏制医药企业的重复建设与无序竞争,从而为新药研发扫平道路。

作为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意义重大,将更多审评积压下的新药物释放出来,就会有更多民众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以简政放权为宗旨,以“三个创新”为突破,建立科学规范的药物审评审批制度正当其时。

任性司机何时休

日报观点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几起事故令人痛心:1日,浙江甬台温高速发生车祸,因应急车道被占用,救援车无法第一时间到达车祸现场,受伤司机在等待救援中死亡;4日,福建龙岩一名孕妇因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被堵,延误就医导致腹中6个多月的胎儿没能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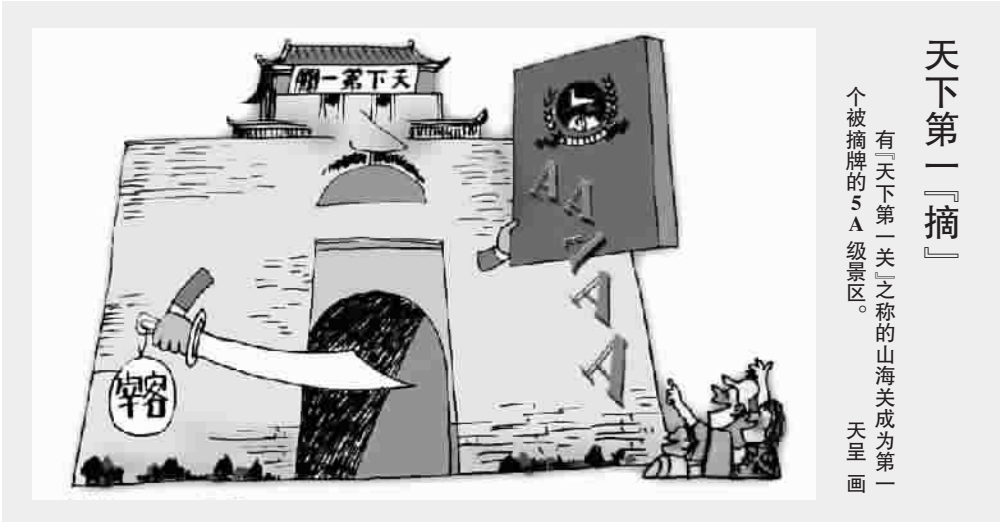
应急车道是专供抢险救援、医疗救护和民警执行紧急公务时使用的车道,是“生命通道”,违法

占用就是漠视生命。然而,应急车道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重视,反而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占用存在诸多缘由,如“我有急事”“反正应急车道空着也是空着”“大家都在走”。

司机任性,归根到底是法律意识的缺失。“占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事关驾车文明,更关乎法律的刚性要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都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不得在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治安管理条例也规定,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

等车辆通行的,可以处警告或罚款,乃至5到10日的拘留。

法律不执行就是纸老虎,任性司机的违法行为,需要依靠严格执法来予以遏制。唯有执法常态化,司机才无侥幸心理;唯有执法更严厉,“避急”方能更自觉。一方面,执法要常态化,不论是不是节假日,相关部门都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唯此才能打消司机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执法须更严厉,只有发现一起处罚一起,才能破解“法不责众”的心理,防止破窗效应,“避急”也才能更为自觉。(魏哲哲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自由谭

谁是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伯乐?这是许多读者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从不公布谁是推荐人,但新华社记者10月5日在采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科学家的过程中,意外得知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推荐者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另一位推手是米勒同一实验室同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华裔研究员苏新专。

他们和屠呦呦素不相识,但米勒本人是一位研究疟疾的专家,对疟疾研究成果极为关注。早在2007年,米勒就对青蒿素这一科研成果抱有浓厚兴趣。作为美国国家科学

谁是屠呦呦的伯乐?

吴兴人

院院士,他每年都从诺贝尔奖评委会收到推荐表格,而懂中文的华人科学家苏新专的任务是帮他寻找推荐的人选。后来,苏新专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疟疾专家李国桥推荐,从屠呦呦那里获得了当年实施青蒿素研究的“523”计划的原始资料,最终米勒决定推荐屠呦呦作为诺奖的候选人。

米勒的推荐,唯一的依据是青蒿素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严格遵循诺贝尔精神,不问英雄出处,只论成就大小;不问屠呦呦是否有院士称号或是否获取过博士学位,只看青蒿素药用价值的大小;不问发现

年代,而看谁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米勒的推荐没有任何私念,他研究了屠呦呦研制成功青蒿素新药的全过程,赞赏她自己试用青蒿素,从而排除了对屠呦呦各种不公平的非议和争论。米勒慧眼识珠,将屠呦呦及青蒿素引荐至全人类视野,终于获得成功。

米勒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一文明确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正是这篇宏文,让

不懂中文的美国拉斯克奖的评委们读懂了屠呦呦及青蒿素,2011年屠呦呦荣获拉斯克临床奖,引起轰动。一直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为屠呦呦铺平了走向诺奖之路。

屠呦呦获得这一殊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是在完全的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实现的零的突破,而米勒和苏新专的推荐,对中国这代学人的破冰之旅有开拓性的作用。屠呦呦是实至名归,米勒和苏新专同样功不可没。我们向米勒和苏新专表示敬意。中国之蒿如今进一步走向世界,其中也包含了这两位科学家的慧眼和辛劳。

既有破冰之旅,必见大河奔流。今后的诺奖名单上,应该会出现更多中国人的名字。

新民随笔

告别八埭头

邵宁

八埭头,位于杨浦区平凉路,西起景星路东至许昌路。这是一个特定区域的人才熟悉的地名,而其他地方的人却对此无感,甚至念不出这个“埭”字。它对于老杨浦人来说,就像“大自鸣钟”之于普陀人,横浜桥之于虹口人,八仙桥之于黄浦人。而令人惋惜的是,八埭头,这个承载了杨浦百年历史和故事的地名,即将随着旧区改造而消失了。

埭,音dai,在沪语里的意思是“排”。19世纪末、20世纪初,杨树浦工业兴起。1908年,天主教会在通北路上,造了八排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供职员和工人居住,“八埭头”由此得名。此后,周边陆续建成一批旧式里弄,人气日盛。

曾经在杨浦区当过多年中学英语教师的已故著名作家程乃珊,曾写过一篇文章《情系八埭头》。她回忆,八埭头全长不过三四百米,却是电影院、清真馆、医院、布庄、理发店、教堂、学校……一应俱全住行,都可在本街区自行解决,且价格肯定比市中心便宜。八埭头就是杨浦区的“南京路”。“我作为班主任常去那一带家访,行走其间,觉得这里的石库门弄堂与棚户,老年人与青年人,邻里街坊,共同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环境。”

近几年来,棚户简屋集中的平凉西块迎来了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今年,杨浦区启动了八埭头所在的平凉4街坊、5街坊的旧改意愿征询,第一次征询同意率分别达98.85%和98.15%,均超过90%的法定生效条件。可以想见,蜗居在老式弄堂里的数千户居民很快将住进宽敞的新房。与此同时,八埭头周边的石库门弄堂也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滨江豪宅”。

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老上海弄堂民居、市井风情一并消失的代价。

幸好,人们也在以各种方式留住八埭头。平凉街道办了一家上海八埭头书画院,由沪上著名书法家刘小晴任顾问。最近,书画院里的画家们正在以速写的形式,把八埭头的历史和现状描绘下来。这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

还有人提出,八埭头能否留下一条弄堂、一幢房子,至少是一堵墙?这个建议值得有关部门考虑。

新民新语

8岁的鼓点

易蓉

你8岁的时候在做什么?那时候8岁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的孩子8岁的时候(会)在做什么?这个时代8岁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在台湾,有个小孩叫作吕岳骏,在4个月大时被发现长了脑瘤,压迫到视神经,后来完全失明。8岁时,小岳骏有一个梦想,想要成为一名鼓手。他的愿望在1000个台湾小学生的愿望中被一支叫作四分卫的乐队发现,于是大家决定实现小男孩的愿望。

小岳骏想要当鼓手的梦倒不是白日梦。他的世界被关上了一扇窗,却打开了另一扇门,虽然看不见,但从小吕岳骏的乐感就很好,仿佛可以用全身感受音乐的节拍。不过,毕竟只有8岁,而且对于打鼓还什么都不懂,要站在舞台上演奏完整乐章并不容易。鼓手玮玮每周来回台中和台北,经过特训,小岳骏从最初擦片都不敢碰,到终于大声说出“我准备好了”。

整件事被导演杨力州用镜头默默记录下来,舞台上,四分卫的队员用黑色布条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开场演奏。当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发现原来“看到”了更多。小岳骏在爵士鼓前挥洒汗水,卖力敲击出令人振奋的节奏,每一个用力的鼓点都在观众心里击出了属于梦想的力量共鸣。

几天前,我遇到一位“虎爸”专车司机,他很自豪地分享自己的育儿经。他的孩子正在沪上名校读初中,幼儿园开始所有周末都用来补习,每个月补习费要一万元,根据他的规划,女儿将来要考美国高中,进入优质人脉圈。虎爸的自信、眼光和执行力都是令人敬佩的,一个孩子的成长辅导耗时耗财耗精力。只是遇到这样的虎爸虎妈实在是“令人窒息”,想象家长圈里要是有这类存在,让做父母的如何淡定。可怕的是,放眼望去,这种压抑的家长氛围恐怕才是大多数的存在。

在孕育孩子时,父母们许愿“只要健康就好”,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期许却越来越多。孩子的8岁、我们的8岁和我们父母的8岁早已不是同一时代,时代的环境需要长江后浪推前浪,需要更优秀的人,竞争也更激烈。但仔细想想,总觉得“那么拼”的时候,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是小岳骏的鼓点敲出的那种东西。